

《中国人》丛书



中
国
人
的

龚斌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总 序

余 秋 雨

“中国人”这个称呼，现在大家叫惯了，以为自从地球上有了中国这么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么一种人，就自然而然地叫下来了。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中国”这个词早就出现在西周，内涵几经变化。秦汉以后，历朝虽不以“中国”为国名，但大体上又都以“中国”通称。由于民族众多，战乱频仍，经常出现对峙双方都把自己说成“中国”，把对方说成夷狄的情形，如南北朝和宋金时期都是如此，当然最后大家终于尽力兼容互包到这个概念里边了。但是，这还只是在内部进行着名号上的争夺和调整，真正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只能在国际关系中确定。如果说，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排列体现了时间上的纵向关系；那么，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排列则体现了国际间的横向关系。中国古代，纵向关系远远强于横向关系，因此很难有明晰的、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直到清代，边界吃重，外交突现，“中国”才以一个主权国家的

专称出现在外交文书上。

同样的道理，“中国人”这一概念在整体上的明晰化，也应该是在与不同属类的人的较大规模地遭遇之后。使之明晰化的光亮，可能来自于外国人看中国人的目光，也可能来自于中国人在了解外国人之后所作的比较和反思。总之必须出自人与人的群体性、近距离对照，而不是两种文明在商品、器物、艺术上的交流和个别旅行家的传奇见闻。据我披阅所及，明清时期欧洲来华的几批耶稣会传教士的书简，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记录，是较早由西方人士探视中国人的书面材料，后来值得注意的便是一些西方人类学家研究中国人体质形貌特征的科学论文了。在中国方面，把“中国人”当作一个独立的题目进行剖析而产生影响的，有辜鸿铭、林语堂、柏杨、项退结等人，而其他许多现代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在进行比较研究时也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这个题目。

我本人对“中国人”这个概念产生震动性的反应，是在翻阅一批美国早期漫画的时候。这批漫画由长期关注美国西部开发史的胡恒坤先生收藏，几年前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漫画是十八、十九世纪美国报刊杂志不可缺少的一种报道形式，因此也就留下了中国人从在美洲立足谋生开始的种种经历。画家是美国人，因此对中国人的体型面貌和生活方式产生强烈的好奇，画得既陌生又夸张。随着美国排华浊浪的掀起，漫画中的中国人形象越来越被严重丑化，丑化成异类，丑化成动物；不仅形象恶劣，而

且行为举止也被描写得邪恶不堪。而这，恰恰正是当时许多美国白种人心目中的中国人。这种漫画作为一种形象化的文化判断，既是排华浊浪的结果，又反过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看着这样的漫画，与读柏杨先生痛快淋漓地对中国人进行自我解剖时的心境完全不同。这是因为，这样的漫画本身就是异族对中国人的放肆践踏，而柏杨先生则是以自己人的身份重话警策，以免继续遭受旁人践踏。

我一边翻着那些被画得不忍卒睹却又依稀相识的面容，一边读着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清季中美外交关系简史》和《书中人语》等著作，不能不一再地遥想被唐德刚先生呼唤过的“我先侨的在天之灵”：你们究竟在哪些方面使西方人害怕了、讨厌了？你们究竟又在哪些方面与遥远的祖先和今天的我们一脉相承？

这就躲不开“中国人”这个隐潜着不少历史感情的概念了。历史感情又与现实思考联结着，因为在世纪之交，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共存和对峙就在眼前，而任何一种文明的基础，都是群体人格。那么，中国人，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这个问题也被认真而痛切地思考过。但是那些思考往往不是情绪太激烈，就是学理太艰深。更严重的是参与者太少，明明在讨论中国人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却并无知觉，致使思考从深刻沦为低效。这次世纪之交，至少应该让更多普通的中国人一起投

入有关自己的思考吧。

相信会有宏著巨论出来，但论著再好，也代替不了群体投入。因此，应该有很多普及性的读物出来，加以推动。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人》丛书便是这样的读物。

为了面向广大普通读者，丛书摆脱了枯燥的学理形式，以随笔式的自由，一题一篇地娓娓而谈。渐渐谈成一个大问题便汇拢成书，拆开来读又各自成篇。虽然谈得轻松，但涉及的内容却未必是一切专家学者都容易驾驭的，因此这套普及丛书其实也可算是学术小丛书。从最低限度论之，它开辟了话题，开辟了素材，足以滋养和启发更深入的研究计划。

思考可以有多种态度，人类学和文化学的思考最好是平心静气。为此，丛书的风格追求温厚随和，避免过于感情用事，过于偏激极端。由于不必纳入整饬严密的结构，立论的弹性很大，有时甚至以不修边幅的形态出现。试想，面对一个庞大群体的多种难题，怎么能轻易地找到一条严谨的道路以通达简明的结论呢？不如以一种开放结构，闲散谈去，使一切读者也感受到加入交谈的极大可能。估计丛书中的每一本书都不会有简单结论，参与了梳理，参与了反省，参与了共同解剖，然后增长一分作为中国人的自觉性，这比什么结论都更有意思。

是为序。

1997年4月25日晨

前 言

时下，休闲成了人们谈论的时髦话题。大众传媒和商业广告频频使用“休闲”这个名词，鼓励并刺激人们休闲，以至报上有“都市休闲”的专栏，服装有“休闲服”，鞋子有“休闲鞋”，有的商品房命名为“休闲居住园”，等等。似乎一与休闲沾上边，马上就成了“白领”，立刻潇洒轻松起来。至于休闲的内涵是什么？是否吃与玩就等于休闲？休闲与艺术有什么关系？对这些问题，恐怕很多人不甚了了。

其实，中国人的休闲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特别是以士大夫文人为主的休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自然哲学、人格修养、审美情趣、文学艺术、养生延年等许多方面发生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中国人的休闲是个大题目，决非三言二语能够说清楚。

中国人的休闲，最崇尚自我心境与天地自然的交流与融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这二句诗非常有代表性地写出了闲适的最高境界，即悠然的自我与外在景物的水乳交融。中国人推崇的闲暇，是内心的宁静，将自我静静地沉浸于山光水色，沉浸于清风、流霞和明月，沉浸于草木虫鱼的生命律动中。闲暇既是追求心境的宁静，也是感知自然的真美和大美。当自我与外物融为一体时，我们就得到了最好的休息，体悟到精神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和谐。

中国人传统的休闲文化，也推崇静观、独处等宁静的状态。士大夫文人的休闲，先受到老庄哲学虚静之道的影响，后又经禅宗思维方式的启发，更多地爱好沉冥静境，赞美所谓“体静心闲”的境界。关于宁静的妙处，古人已经说了很多。宁静能容纳万动。当内心宁静时，感知变得特别敏锐和细腻。这时，会听到大山沉重的叹息，流水的欢笑，微风与小草的对话。经验告诉我们：奔腾跳跃，只会使人面红耳赤；而置身静境，就很容易进入悠闲，甚至能心地明澈。为什么许多人爱静坐，爱独步，爱独酌，爱孤云，爱寺僧，爱空山，爱一切宁静的事物？因为悠闲与宁静最亲近。

闲有闲情，闲有闲趣。休闲贵有情趣。有无趣味，乃是评判休闲品味高下的一大标准。同样饮酒，细斟慢酌是“趣”，花下独酌是“趣”；而狂呼滥饮，使酒骂座就无趣。同是游览，濯足清流是“趣”，登高赋诗是“趣”；而折花打鸟，污染山水就无趣。洁净的古瓷瓶中，插着疏影横斜的梅花，透出雅趣；若啤酒瓶中，即使供着名贵花卉，也索然无趣。趣味，是闲暇的灵魂。

闲暇有无趣味，取决于人的生活情趣和审美情趣。有趣并懂得美的人，吃能吃出趣味，玩能玩出趣味，谈能谈出趣味，看似极普通极平凡的休闲活动，都能显出闲趣和雅趣来。正如天姿国色，粗服乱头也是倾国倾城。反之，即使家有名园，古玩满室，也不过附庸风雅，何趣之有？

闲暇，固然表现为时间意义上的空闲，但不是空虚，不是无所事事，无所用心。相反，一个人在闲暇时更能表现出个性和志向。古人有“隐居以求其志”的说法。那些负气带性之人，或者与尔虞我诈的官场格格不入，或者为逃避世途的险恶，宁愿选择隐居的道路，做一个闲人。他们采菊东篱，流连青松，徜徉山水，诗酒自适，散诞逍遥，傲视世俗。这样的闲人，以闲为迹，保持着人格的独立，与饱食终日，懒散不可收拾的闲汉不可同日而语。

休闲有益于养生，这是显而易见的。纵目千岩竞秀，万壑争

流，心胸为之豁达，俗虑顿消。与友人闲谈，自由自在，倾吐心中郁结，实乃人生的乐事。劳累之后，边喝着酽酽的好茶，边看电视或听音乐，恢复了体力，精神也得到放松。即使静静地坐着，通过意志的调息，使躁动趋于宁静，从而感受到安逸、舒泰与和谐。

悠闲是艺术，与艺术创造息息相通。中国士大夫文人的消闲，常伴随着棋、琴、书、画，伴随着美酒、音乐与美人。这是生活的趣味化与艺术化。诸如“浊酒半壶，清琴横床”，花下赋诗，一咏一觞，赋韵联句，摩玩古鼎，校订花谱，学书作画……闲暇中陶冶性情，亲近艺术，也创造艺术。可以说，没有闲暇，也就没有文学和艺术的灿烂花朵。

忙与闲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人生在世，不能不忙，也不能没闲暇。不忙，人生无价值；不休闲，活得太累，也活得无趣味。有忙有闲，才是完整和完美的人生。忙中有闲，忙里偷闲，才能有张有弛，有滋有味。

然而，闲暇既可以使人充实，使人优美，也可以使人空虚，使人无聊。闲中有趣与闲得无聊仅差一步之遥。整天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斗鸡走狗，说三道四，虽貌似闲暇，实际上毫无趣味，是休闲的堕落，与有益和艺术地休闲，相去很远很远。

中国人的休闲方式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中国的休闲文化源远流长，堪称人类生活史上的一大奇观。随着东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的大趋势，西方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不断传入古老的中国，如咖啡、保龄球、卡拉OK、桑拿浴等等，正被一部分中国人所接受。但形成具有鲜明时代性的新的休闲方式和休闲文化，还是应该以传统的休闲文化为主体。因为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休闲文化，圆融物我，精深玄妙，早已积淀为深厚的文化根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行为与文学艺术。它像浩瀚的大海，会吸收和容纳一切。

目 录

前 言	1
涵泳自然：休闲的至境	1
山水娱人	1
濠上之乐	4
野游	7
清夜玩月	10
北窗下卧	13
闲月时节	16
人造新景观	19
体静心闲：休闲时的身心	22
静境与心闲	22
独坐的况味	25
独游	28
听雨	31
老者的闲暇	34
闲须适性：悠闲最适意	37
闲居之适	37
视听之娱	40

夜游	43
携美遨游	46
做官的闲适	49
无官一身轻	52
我身须有我闲	55
崇尚闲趣：情趣是休闲的灵魂	58
文人雅集	58
看花	61
种花、买花与倩人养花	64
宠物	67
闲饮	70
煮茶品茗	73
清谈的衍变	76
吞云吐雾之趣	79
泡茶馆	82
休闲小吃	85
雅室清玩	88
野宴	91
虫趣	94
消闲妙法：天下万事皆可乐	97
闲谈	97
看虫斗及其它	101
鱼鸟之乐	104
读闲书与闲读书	107
散步	110
吃瓜子—最佳消闲法	113

逛商店的乐趣.....	116
博戏.....	119
闲消一局棋.....	122
日涉庭院.....	125
闲居与养生：闲散的用处.....	128
闲居以养志.....	128
从陶渊明爱菊说起.....	131
“终南捷径”及其由来.....	134
因病得闲.....	137
忙里偷闲.....	140
闲眠之益.....	143
优游园林.....	146
纳凉消夏.....	149
闲情寄艺：悠闲是艺术.....	152
瓶供之艺.....	152
喝茶的艺术.....	155
花谱.....	158
禽经.....	161
修容.....	164
调丝品竹.....	167
食不厌精.....	170
“遣兴莫过诗”.....	173
笔墨怡情.....	176
闲得无聊：休闲的变异.....	179
深宫中的消闲.....	179

拈花惹草.....	182
长舌妇与闲汉.....	185
“呼卢喝雉”.....	188
寻找刺激.....	190
玩物丧志.....	193

涵泳自然：休闲的至境

山水娱人

在中国人的种种休闲方式中，游山玩水最为人们喜爱和推崇。因为山水是宇宙自然最生动、最完美的体现。那屹立千万年的大山，多像静穆庄重的仁者；那活泼流动的江河，多像才华横溢的智者。满山遍野的草木，充满生机。水中的蓝天，云蒸霞蔚。澄江一道，芳甸花艳，南国红豆，北国雪原，缤纷的色彩，使人目不暇接。沉浸在青山绿水之间，仿佛能听到宇宙的律动，领悟天地自然的伟大与永恒。

得到欢乐，是休闲的一大目的。而山水，乃是世间最大的欢乐之源。古人早就懂得了山水可以娱人。赞美自然的庄子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庄子·知北游》）汉代辞赋家枚乘《七发》中的吴客说：“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乐无有。”他甚至把山水作为治疗楚太子毛病的良药。到了曹魏时期，以曹丕为首的邺下文人，有了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闲

暇的时间多了，游览山水就成了他们消遣闲情的主要方式。曹丕在写给吴质的信中说，在天气和暖的五月，南风吹拂着万物，各种果子多起来了，邺下文人经常驾车出游。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应璩，兴高采烈地说起他们一批“闲者”北游洛阳之北的芒山和黄河，逍遥于山坡水塘之间，吟诗作赋于杨柳之下，射高云中鸟，钓深渊中鱼，连称：“喜欢无量！”“何其乐哉！”

六朝名士常常游山玩水，经日忘归。他们最懂得山水是世间之大乐的道理。王羲之辞官以后，与他的同道尽情游山玩水，钓鱼射鸟，遇上风和日丽，还扬帆海上。孙绰住在风光秀丽的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王献之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忘怀。”……他们整个身心融进山水，涵泳自然，体悟宇宙之道。游览山水，既是他们的生活态度，甚至也成了艺术创造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山水固然娱人，但非悠闲者不能赏其趣。游览和欣赏山水，是闲暇者所为，非得有一份悠闲的心境。所以应璩自称是“闲者北游”。整天忙忙碌碌，不是为名利，就是为生计，哪会有闲功夫闲心情游览山水？正踟躅于泰山道上的挑砖石的民工，想来不会有闲心情欣赏如画的山景。而心在功利的人物，即使身在山林，也不过是走马观花，心不在焉。只有以一份闲暇的心境，才能欣赏山水的奇趣与妙趣。大漠中落日的壮美，山岭间白云的变幻，林中落叶的响动，春来江花如燃，涧边花开花落……山水的动静声容，以及她所呈现的说不尽也道不完的美，也确实只有悠闲者才有可能感知、领略和欣赏。

现在我们徜徉在青山绿水之间，尽可以享受自然赐予的美景，获得心灵上的愉悦，而不必非如晋人那样，来一番“悠然远想”。晋人是善于玄想的，他们不仅把山水作为欣赏的客观对象，而且把它看作是抽象的“道”的体现。因此他们放浪山水时，就常常冒出许多玄虚的想法。比如面对差不多与天地同样古老的山峰，会联想

到个人的生命短得就像庄子所说的不知春秋的夏虫，于是惕然心惊，觉得应该及时行乐。又比如与几个好朋友漫游于山间水畔，又是吟诗，又是弹琴，逍遥自在了一阵子后，忽然会向往起庄子笔下的“无何有之乡”。置身于生机盎然、自然纯美的山水中间，如果漠然无感，神情都不关注山水，那固然说不上是个深于情者，甚至连休闲的目的也未达到；但如果枯坐山石，一味作高深的玄想，那也并不就算是涵泳自然，有时反而会妨碍对美景的细细品味。

论游山玩水，李白的方式倒是颇值得效法的。他一生饱览祖国的山山水水，尽情地享受风日山川之美。他望庐山的五老峰，比作“青天削出金芙蓉”，说是“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赞叹庐山的秀美，表示要长住于此。他在泾川送别族弟，三百里曲曲折折两岸风光，所谓“佳境千万曲，客行我歇时”，边走边看，完全被美景醉倒了。总之，李白的游览山水是尽情吮吸美感，真好像“葡萄美酒夜光杯”，非要来个一醉方休。不过，游览山水最佳的方式或许是将晋人的深情和李白式的浪漫结合起来，兴高采烈又不乏对宇宙、人生和美的了悟。特别是青年朋友，既有胜情，又有济胜之具，不妨攀援险峰，濯足清流，花下饮酒，高卧云巢，在与山水的亲近和拥抱中，自然而然会悟出一些高妙的道理。

濠上之乐

战国时期的宋国出了一个能言善辩的惠施，他与满脑子玄思妙想的庄子很要好。一天，两人悠闲地在濠水的堤岸上散步。濠水清澈见底，一群白色的鱼儿悠悠然游动。

庄子看着鱼儿说：“这些鱼游得从容自在，他们一定觉得很快乐。”

惠施不以为然，反驳说：“先生不是鱼，怎么能知道鱼儿的快乐呢？”

庄子回答道：“先生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鱼儿的快乐？”

惠施说：“我不是先生，本来就不知道先生；先生本来不是鱼，所以你也可能知道鱼儿的快乐不快乐。”

.....

这则有名的故事含义深刻，耐人寻味。在这场关于鱼儿快乐与否的辩论中，两人在论辩逻辑上的孰优孰劣这里姑且不论。这则故事使后人最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庄子善达物情，从鱼儿的游动了悟自由，了悟自然。很明显，在人与自然两者关系的理解深度上，庄子是远远高出惠施的。从此，濠上就用来指逍遥闲游之所，寄情玄言便称之为濠上之风，谓别有会心而自得其乐为濠上之乐。

魏晋人热爱自然，喜欢玄胜之谈，对庄子赞美的濠上之乐非常向往。魏末的阮籍、嵇康等名士，在绿荫宜人的竹林中谈论老庄，辩论养生与声无哀乐等问题，是典型的濠上之风。东晋的简文帝

游览华林园，对左右的人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眼前的一片绿荫，一泓碧水，啁啾叫着的鸟儿，悠悠游动的鱼儿，与心境悠闲的人一样，都是自然的表现。所以在逍遥自在的人看来，山水草木，虫鱼花鸟，与人特别亲近。东晋谢安、王羲之等大名士在兰亭曲水流觞，纵目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神情萧散于茫茫的宇宙之中，于是油然而生濠濮间想。和尚帛道猷居于若耶山，有文才，喜爱山水，一吟一咏，人目之有“濠上之风”……

这种逍遥濠上的古风，是欣赏山水和万物的绝佳状态。它很容易得到，又不容易得到。如果用一份悠闲的心境涵泳山水与万物，把人与山花时鸟、烟霞云岚都看作是自然的产物，那么，濠濮间想和濠上之乐何处不在。比如当我们卧在岭上的白云间，就觉得自己像无心的云，悠悠自如。当我们坐在溪石上，那叮叮咚咚的泉水声，便是任何音乐都无可比拟的天籁之音。看到三五成群的小鹿轻捷地穿过林中，我们就会知道它们快乐的心情。即使是窗前几只叽叽喳喳的小鸟，我们也能听懂它们正在愉快的谈话。反之，不懂得人与自然的关系，不理解山水之美的本质，那么，即使三年之间十上黄山，九过三峡，人间胜景对他来说不过是一时寓目而已，根本无从有濠濮间想。

明末著名作家袁宏道有一篇随笔名《题陈山人山水卷》。他在这篇文章中对如何才算是“真嗜山水”的问题，发表了相当精辟的见解。他以为善知山水者不必非得岩栖谷饮，“唯於胸中之浩浩，与其至气之突兀，足与山水敌，故相遇则深相得。纵终身不遇，而精神未尝不往来也，是之谓真嗜也。”袁中郎所说的胸中之气与山水相敌、相遇和相得，也就是人的精神与自然山水的统一与融合。精神与山水融合了，就能别有会心，就能喜悦于天地万物的活泼泼的意趣和生命力。当然，中郎说即使终身不遇山水，精神也可以与山水往来，也属于真嗜山水，这是从老子“大音希声”的一类哲学观